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松窗夢語 第二卷

○南遊紀

昔人謂桐江一絲，扶漢九鼎。余嘗經富春山，泛舟桐江，登子陵釣台，瞻先生遺像。因思先生高誼，不獨千載之下令人興起，而春山江水亦藉以傳不朽。人傑地靈，非偶然也。自桐江而上百餘里間，兩山蒼鬱，一氣澄清，秋行如在畫圖中。嚴州以南，溪流差緩，水皆穀紋，無煩搖拽中流，自在而行。將至蘭溪，山開水淨，勢逆而聚，風氣頓異，城郭修整，人民富庶。離浙而南，諸郡邑不是過也。龍游、衢州沙灘高，溪流淺，舟不易達。至常山，逾嶺則浙之南界矣。

再逾玉山為廣信，郡治建於山麓，規制整肅。至鉛山，河口曰保障河，猶廣信之屬邑也。自鉛西南為弋陽、貴溪、安仁，達饒州。而餘乾之瑞洪塘則民居幅輳，艤舟蟻集，乃東南商賈往來之通道。尋渡鄱陽，夏潦方漲，大水奔流，忽高丈餘，茫然波光。時西北風恬，搖拽而過，展帆數葉，頃刻行數十里，至湖口之黃家渡。沿途汪洋，儼成巨浸，傍水人家，皆為沒溺。舟在陸地中行，林莽僅露樹杪。水流甚急，賴風乃濟，遂達江右之會城古南昌故郡。

登滕王閣，瞰檻外長江，一望水光接天，因憶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，洋洋在目。至豐城，晉張茂先望劍氣衝牛斗於此地，故名劍江。自臨江而歷新淦、峽江，諸山飛舞而來，至此一峰突兀，望之鬱蔥，若盡於此，羅狀元倫之故鄉也。再達吉水，國朝館閣之臣悉萃焉。諺云：「翰林多吉水。」歷考嘉、正以前，信然。儻所謂人傑地靈，非耶？

今之吉安，乃宋廬陵歐陽永叔遺址，而泰和、萬安皆廬陵屬邑。既抵贛州，遂從陸行，詣南安之小溪驛。驛在萬山中，有磚城，乃陽明先生所建。自南安逾梅嶺，嶺高路隘，路盤旋而上，亦不為險。過嶺，復登舟。經黃塘、平圃，路多奇峰怪石，而清流旋繞其下，良可娛目。至韶州，有白塔堤，英德有觀音洞。洞在江中，石山高峙，水滸壁立，而巖洞深奧。過江口橫石磯飛來寺，寺在山上，奇峰聳秀，回渚呈瀾，一勝概也。

歷清遠、三水，時值潮長，水勢湍急，緩緩拽牽而進。登小金山，昔名靈州山，寺曰寶陀，有東坡遺像，前有超然台。登山而望，四面皆水，若登山觀大江，但廣狹不同耳。

自此經官寨，抵廣東之會城，為古南越。城有七門，城東北隅有粵秀山，西北有九眼池，為一方勝概。天氣甚暖，乃陽泄陰盛之地，冬不雪，花不謝，草木不凋，民人多濕疾，亦風氣使然。其俗賤五穀而貴異物，然珠翠牙玳與五金諸香皆產自交南海島，非中國所有。市肆惟列豚魚，豚僅十斤，既全體售，魚盈數十斤，乃剖析而售，惟廣州為然。果實種種，亦惟荔枝為最，荔枝次之。鳥多孔雀，獸多麋鹿。此其大較也。

廣州以西，經三水為肇慶。入小廂，大廂峽，兩山相夾，水流甚急。至新村，經楊柳洲。洲在江中，環洲之人僅四五百家，瑤僮所畏，有藥箭能傷人。隔岸一山皆賊巢，洲中人往樵採，賊亦不敢近。至德慶，一山光頂如僧，土人呼為和尚頭。

至封川，遂達梧州。梧州東臨大江，風氣稍涼，西逼深山，草木茂密，天色時陰翳，多江山瘴癘之氣。中設總督府，院宇亭榭數十座，池塘數畝，多奇花異木，雜叢林中，莫可辨識，鳥雀飛鳴其間，聲音聒耳。院中大樓七間，皆香楠，鐵力所斲，壯麗無比。前堂高巍，每坐堂中，晨興多曖昧，日將中，氣漸清肅，稍晨，見地中瘴霧如香煙數縷，冉冉而起，頃刻氾漫，布鐵遍堂與，蒼茫混六合為一，上下皆晦冥矣。產多海物，而鮑魚四時有之。深山產大蛇，土人捕獲，食之如甘魚鱉，最者長數丈，目如炬光，行人夜過，畏避如虎，恐為所蝕也。

自梧州以東，肇慶以西，中介大江，北岸皆郡邑，南岸為羅傍瑤僮，據山倚江，負固不服，時出江上為盜。今已剿滅無遺，開拓山岩，建立縣治，為羅定屬邑矣。

廣以南，為新會、新寧。經甘竹灘，潮長，灘高不可上，潮平，則繞灘而過，不為險。至黃濠珠，水勢遠闊，中多汊路，順風而行，亦無所阻。渡江門，詣東亭，為新會。登城一覽，東、西、北皆倚山為城，南面水繞。遙望兩山夾峙，而中空處即崖門，門外即南海。再經蜆岡，一路白沙翠竹，水綠山青，水出口為赤勘墟，小艇絡繹而來，土人云趁墟，如北人云趕集，此新寧之地也。

自鉛東南為車盤、崇安，崇安即八閩屬邑矣。離崇安廿餘里，為武夷山。山景絕勝，兩面皆懸崖峭壁，中流一溪，清澈明瑩，凡九曲折，遂名九曲溪。峰巒大者三十六，多奇，而最者為玉女峰，兩峰直插溪中，高並數丈許，峭拔可愛。又為鐵石岩，其色如鐵，而平衍橫互里餘，高望乃數仞之崖，不可攀躋。自興田詣建陽，地產砂餈、茶、油暨竹簡、楮冊。商旅雲集，所期物在焉耳。

登考亭，即朱晦翁書院。過葉坊，為建寧。城郭完固，人物豐盛，四門皆深湟長橋，橋上遍構屋宇，齊民列肆而市，貿易其中，肩摩眈擊，接踵繼至，暮始罷去。建寧以北，溪流雖急，傍無高崖，人從石上牽纜，猶可挽舟而行。建寧以南，山高無岸，溪灘復多巉石，舟從石畔中行，極為危險。而黠淡灘溪流屈曲，洪中湍急，即長年三老震懼，尤為最險者也。

出險，達延平。兩渡橋樑，一渡舟航，上下山坡間，為順昌。復渡黃石灘，石大而多，水流迅捷，雪浪拍舟，轉盼已過。由劍浦而達邵武。郡有熙春山，山巔二亭高曠，可以眺遠。延東南經茶洋，自黃田登舟，順流而下，為芋源，即抵閩中會城，古閩越地也。

城有七門，周圍僅三千八百四十丈，高二丈一尺。惟湯門內外有湯井一、湯池二，水皆溫暖，但多硫磺氣，不堪沐浴。南門對烏石山，形如伏虎，城中有環珠樓，傍列二石虎，鎮此山也。稍北為藩司大門，上有高樓三層，設鐘鼓以司刻漏，塞中局，由左右門出入，亦避此山也。司中地極深廣，由門至堂，隱隱遙望，兩壩皆植荔枝，樹高二三丈，陰森蔽天。果熟，色澤如脂，與綠葉相輝映，最為豔麗。其肉瑩白如雞卵，而臭味更香美，諸果不及也。閩中惟會城、興化有之，而興化者名狀元紅，核小尤佳。

自甬路上月台，凡二十四級，堂高敞五間，穿堂九間，後堂五間。復上五級，為後樂亭。亭後有樟樹一本，圍十餘丈，而榕木寄生其中，扶疏陰翳。後山漸高，傳為閩越王無諸建都於此。睹重樓喬木，意者皆故物耶？此中天氣甚暖，僅亞於粵，而冬亦少雪。花木歲暮不凋，橘柚桃李皆佳，有歷秋後始熟者。多產奇花芳草，而魚子蘭、夾竹桃，尤芬芳可愛。魚鱉多海中異味，種種不能述。時會天使歸自琉球，獲魚膽瀝酒，尤得嘗於異國之味云。

○北遊紀

浙之屬郡，北去止櫛李。櫛李以北，遂為姑蘇之吳江，而虎丘一山，亦三吳之勝地也。自姑蘇涉毗陵，經錫山，由雲陽，而達京口，皆江南大郡。渡揚子江，登金山寺，繞佛閣七層，高者臨絕頂。頂有二亭，為大學士張蘿山、霍元崖詩碑。下汲中泠，泉水清冽無比，品為天下第一。迴廊多石刻，皆國朝名公之作。四顧青山，峰巒峭拔，如萬笏朝拱。睹江上舟航，往來迅捷，其行如飛。旦暮視日月之出沒，大如車輪，光燄萬丈，目奪神竦。時江颺乍起，波濤洶湧，雪浪排空；已而風恬日朗，江波澄靜，渾如素練。人生顯晦升沈，亦猶是耳，安得砥柱中流，屹然如金、焦者。

焦山去金山三十里，山面東南，即太倉通海處。溯焦山上流百餘里，抵北岸，為儀真邑。下揚州，之廣陵，泛邵伯湖，順風揚帆，迅疾飛渡。惟高郵、寶應二湖，遇風最險，近築內堤，可免風波之患矣。自淮入河，為桃源、宿遷、邳州。嘉靖初年，黃河之水澎湃橫流，尚畏深險。數年後，河道頓異，流沙湧塞，僅存支派，浮舟甚難，行人摳衣可涉。時方命疏濬，殊勞民傷財，竟不能挽黃河之故道也。惟五月以後，河流衝突，從旁決開，行民間田野中，蕩為江湖，舟人亦稱曰湖中。但水勢散漫多淺，沿河堤岸皆為淪沒，舟行近逼民居，無牽纜之路。至馬湖口、沂河口，水湧急流，度纜而過，行者苦之。迨冬水涸，尤為難行。旋復流漸，河

冰漸合，益不敢入湖。湖中留滯之舟，不可勝計。

自房村渡呂梁、徐州二洪為彭城，由此溯流而上，逾耿山，至沛縣，皆直隸界矣。夫二洪之間，猶可鼓柁而前，耿山以上，大水漫漫，浩蕩無涯，皆自溜溝來，不從浮橋出。村落僅存高阜之十一，餘皆巨浸波濤，舟航無岸可傍，停於水中。官民舍宇，盡皆沒溺，一望渺然，惟數峰巔而已。田野之間，民船取捷，四散飛挽，莫辨所之。舟人以鐵錨前繫，然後牽挽而行。過沽頭等閘，皆瀾漫汪洋，森不知閘之所在矣。

自沛以北，經二十餘閘，始達濟寧，為山東界。涉獲麟渡，為南旺湖。湖中遍栽蓮花，香芬襲人，積水以防泉涸。東望一山，即梁山灤。西溯汶水，孔林在焉。汶水至此，南北兩分，以濟漕船。南流由徐以入黃河，北流由臨清以出衛河。歷張秋七級十餘閘，為東昌。東昌即古聊城。再經堂邑之土橋、清平之戴灣，至臨清，始無閘。自臨清之武城，即弦歌古渡，過甲馬營，為德州。而東光、滄洲，乃北直隸之界矣。自青州歷天津、通州，始達京師。

京師為古燕都，左枕薊、遼，右控宣、大，以暨山、陝諸邊鎮，而南面以統御寰宇。四海之內，輻輳歸命，海外四夷，咸納款輸誠。惟北虜點驚難制，聖祖神謀，移都金台，居重馭輕，乃萬世之長策也。洪武初，為北平布政司，永樂七年，改為北京。十九年，營建宮殿，後拓西苑，中有太液池、瓊華島、廣寒殿。乃築城，周回四十里。立門九：南曰正陽，南之左曰崇文，右曰宣武，北之東曰安定，西曰得勝，東之北曰東直，南曰朝陽，西之北曰西直，南曰阜城。京城之外置御馬苑，大小凡二十所，相距各三四里。置南海子，大小凡三，養禽獸、植蔬果於中，以禁城北有海子，故別名南海子。城池宮闕崔巍壯麗，勝於舊京。東南財貨與山海珍藏無不聚輦轂下，誠為塞途積路。毋論天府國儲，即世戚巨璫，口極膏粱，身衣紈綺，耳窮鄭、衛，目盈燕、趙，猶未足以厭其欲也。

自公卿百寮以下，兢兢奉法循例，趨朝鱗次，紀法森嚴，聲容稍失，御史糾其前，金吾繫其後，天威咫尺，下逮矣。百官常朝，僅可遙瞻天表，而公卿入侍經筵，始得近睹龍顏。然侍立移時，惟祇聆講讀，聞問天語，僅一唯喏而退。至出祀太廟，百官侍立階傍，咸得親炙休光。第一歲之中，僅三四出，而時或遣官告祭，不盡躬詣也。

出正陽門十里，為天壇。壇中建圓殿，覆以五色琉璃，而金頂光明映日，每郊祀上帝，以太祖配之。壇左有御寢室，朱門畫棟，亦若殿庭，而規制稍狹。壇右為神樂觀，道紀典樂官居之。其室宇幽靜，諸觀不及也。

出崇文門十里，為報國寺。寬廣深邃，百官奉表入覲者，皆寄居於中。其僧舍整潔，亦勝他寺。

東出得勝十里，為演武場。其地廣大，可容禁兵數十萬。內有滿井，其水時時自井湧出，而清冽瑩澈，城中咸取汲焉。

西出阜城門三十里，為西山。層巒疊嶂，龍飛鳳舞。長溪曲折，自西旋繞而來，溪上鎖以白石橋。過橋為碧雲寺，古刹連雲，朱扉映水，景最佳麗。迤邐而下，北六十里為天壽山，長陵在焉。歷代諸陵，高下相因，若輔若翼。登山顧盼，及四圍山色之中，中開一境，平鋪土壤數十里，若出塵寰、升霄漢，別具一洞天也。

自京師以東，為良鄉。涿州即古涿鹿，黃帝戰蚩尤處。新城接古雄、任丘，經白溝河，河水達天津丁字沽，凡三百餘里。任丘涉漳沱河，為河間，而獻縣則獻王墓所在也。

自阜城、景州以達德州，有南留智、北留智，皆鄒、嶧之區，而東嶽泰山隱隱在望。逾恩縣為高唐，昔綿駒處此。東阿之西野有三歸台遺址。逾東平為汶上，而兗州之曲阜，則孔林在焉。余登其堂，祇肅恭謁，徘徊不忍去。過鄒，謁子輿氏墓，因知至聖人之居之甚，其淵源誠有自云。

自涿鹿而西，經琉璃河，橋曰瓊恩，坊曰永明、曰仙積，皆世宗所命。自保定走定州，投故人張風泉莊。莊五百畝，一望無際，中有蓮池、柳堰，蘆葦蕭蕭，流泉隱隱，而北嶽恒山在望，可以眺聽。走真定，迤西為井陘，路在山谷中，兩崖相夾，大都似函谷關，而狹隘過之，所謂車不得方軌，馬不得成列者。中途有淮陰侯廟，即韓信當年破趙處。其曰井陘口，即古關也。歷順德，渡沙河，直走邯鄲道上。途有黃梁夢，前殿祠鍾、李二仙，後殿塑純陽臥像，規制弘壯，覆以五色琉璃，光燄耀日，亦江北廟宇之僅見者。

再走湯陰，經武穆祠。渡淇，為衛輝。自衛順流而下，經濬縣，抵大名郡。大名為宋天雄軍，其俗素稱强悍，強有力，善騎射，天性然也。沿衛水下流，經南館陶、北館陶，為大伾山。神禹東過洛、汭，至於此山，乃當時治水之故道。衛河皆平川曠野，行之終日，罕見人煙。自衛輝南，歷獲嘉、修武，為懷慶。自河內渡沁河，見河水湯湯。自孟縣再渡孟津，曹操之遺塚七十二猶存，望之累累如也。

自孟津南渡，曰河南，亦曰周南。周南以東，有忠臣唐狄梁公墓碣，有孝子晉太師王祥石碑。而河名孝水，即王祥剖冰得鯉處。偃師乃武王伐紂息於此，遂以為名。再經黑石渡，山皆玄石，西望數峰，即百印山也。鞏縣多土田，由汜水以東，至於滎陽，皆逶迤高岡。在漢為虎牢，後廢為關。而中牟之朱仙鎮，即岳武穆班師處。至大梁，為汴會城，古之洛陽，中建周王府。城郭人民，咸整齊富庶，而冠裳禮義，猶近古先彬彬之遺。

洛當天下之中，氣候寒燠不爽，而寒多於燠，夏可無葛，冬不可無裘，猶近西北風土。地多樹黍麥，獨牡丹出洛陽者，為天下第一。國色種種，以姚黃、魏紫為最。品特著二十五種，不獨名園勝園，在在有之，郊圻之外，多至數畝，或至數頃，一望如錦。郭外多長堤大道，道傍榆柳垂蔭。夾道溪流，可飲可濯。王孫貴介，時駕朱輪華眊，乘雕鞍玉勒，驅馳堤畔，御風而行，冷然怡快。或暮天席地，順風長嘯，亦足賞心。秋冬草枯葉落，則駕鷹驅犬，追逐野獸於平原曠野，或挾彈持弓，釣弋於數仞之上，樂而忘返，不減江南勝游。此自古帝王都會也。

洛陽迤東，為陳留、通許，為葵丘、寧城。而歸德為古宋郊，碣題「先聖伐木之地」。穀熟為古亳都，即成湯始事之地。自周南以西，為新安，即古函谷關。由河池至陝州之桃林，經硤石，皆從山徑中行。至硤石，兩山相夾，危石嵯峨，中一泥汙路耳。由靈寶、閿鄉至潼關，亦皆山路。沿河至關，則河流山峙，自昔稱雄，非復向所見之山岡關隘矣。靈寶縣治之北，有老子故宅，南曰尚書里、曰太保巷，許氏一門咸萃焉。科第世盛，爵位世顯，甲於一省，而父子塚宰，國朝以來所僅見也。

○東遊紀

大江近海皆有潮，惟浙江有巨濤，浪卷如山，聲聞如雷，天下奇觀也。浙江下流有黃公洋，廣三百里，始自大海，納以巨澤，水勢相夾激而怒濤生。昔唐盧肇賦云：「猶茲水也，夾群山而遠入，以巨澤濯其喉。」可見不特海門二山之一阻矣。塘為錢經王所築，因以名之。而浙江之源出婺源浙嶺，其山高峻難行，緣山取道，凡十八曲折而上，故曰「浙」也。

昔渡錢塘，值大風陡作，雪浪滔天，江空無西渡者。逾日早發，至中流，風雨大至，舟屢傾側，幾至顛覆。舟中之人相顧駭愕，呼天吁神，眾相擾亂。余戒舟人穩坐，喻以生死有命，如命當絕，即葬於魚腹中耳，何憂懼為！幸數浪拍岸，同舟者得以共濟。後繼至一舟，竟溺於江。已而登岸，見沙塵蔽天，道傍拔木無算，始知異常之風波也。

逾西興關，復登小舟，由蕭山至會稽，探禹穴，登越王台。仍愈東關，謁孝女祠，遂泛江上之舟。江狹水迅，順流而下，至曹娥、東壩。一望東山，皆謝安故跡，上有洗屐池、薔薇洞、著衣亭、白雲軒，明月堂中有晉安石、康樂、宋深甫、明木齋四像。余覽畢登舟，睹江山佳麗，風日晴和，誠勝游也。

自此盤旋旋澗中，終日行數十里，即古剡溪。自嵯嶺走新昌道，途遇謝樗仙，同登介如寺、南明寺，縱觀石佛、月峽。深澗長松，俱堪把玩。至水簾洞，飛泉瀉瀉而下，渾如珠簾。過天姥山房，入萬年寺，望石樑一道，橫互於上，瀑布鳴泉，澎湃奔騰於下，此為天台勝地，誠奇觀也。

時自江東返棹，復由餘杭登大滌山，覽河澗之勝。經臨安至天目之東，旋繞西天目，為於潛邑。逾山止宿於山民居，用寧國富民也。其屋枕山面水，叢林密竹之下，陰翳可愛。

由寧國邑至郡，皆在山谷中。至黃池，則大河漫衍，莫辨遠近，泛舟終日，始抵太平。登采石磯，詣龍江關，入金陵，即古建業，高祖昔定鼎於此。舊吳時跨秦淮南北，周回二十五里。洪武初益拓而東，盡鍾山之麓，凡九十六里。立門十三：南曰正陽，南之西曰通濟，又西曰聚寶，曰三山、曰石城，北曰太平，北之西曰神策、曰金川、曰鍾阜，東曰朝陽，西曰清涼，西之北曰定淮、曰儀鳳，今塞鍾阜、儀鳳二門。其外城則因山控江，周回一百八十里，別為十六門。紫金諸山，環互於東北，大江回繞於西南，龍蟠虎踞，古稱雄鎮。迨今唯睹城郭崔巍，而宮闕荒蕪，殿閣止存武英、奉先，猶故物也。

然宮逼近城東，而民居處其西，自長安街至大中、三山，抵水西門，路甚整潔，民居兩廊可步，尤便行人。出正陽門數里，為南郊壇。出聚寶門一里，為報恩寺，有琉璃塔，高二十五丈，永樂年重建，夜每燃燈數十，如星光燦爛，遙見十里之外，寺左為雨花台，台在山岡，可西望大江。三山門內為鳳凰台。出朝陽門，沿城而南，恭謁孝陵。陵中禁採樵，草深木茂，望之叢蒙，深遠不可測，惟遙望殿宇森嚴。御路傍列石器，長互數里。前峙御碑，高三丈許，覆以石亭，亭前朱門御戟，以時啟關。左有懿文皇子墓，亦朱門深鎖，不能至也。洪武初，置漆園、桐園、棕園於鍾山之陽，種木各萬株，以收油、漆、棕纜，用造海船及防倭戰艦。其省民之供，慮周如此。

城北為太平門，內曰太平岡，外曰太平堤。三法司在堤之南，公庭簡肅，殊清閒無事。夏月面後湖，觀夾堤芙蓉，湖光蕩漾，鶴舞松陰，鹿鳴芳砌，可稱吏隱。都察院邸第在太平岡下，壯麗嚴整，傳為劉誠意先生所建。北之西有雞鳴山，登之可以眺遠，故宮遺址，儼然一望中矣。自彩石放舟而下，經燕子磯，上有觀音閣，懸大江之崖，望之危險。再下為黃天蕩，江闊水湧，四望無涯，亦無蘆葦沙洲，雖值風恬日朗，而江濤震撼，白浪橫空，唯聞澎湃之聲而已。登儀真公署，有後樂樓，樓下四圍皆水，遍植蓮花，覺鷗蕩漾，對景可以忘機。題「後樂」者，吾杭吳龍江也。

自六合、來安詣滁州，古瑯琊山有醉翁亭，猶存歐陽永叔莊誦臥碑，而渡濠梁，即莊周觀魚處。由王莊、固鎮達宿州，時得人以招撫，遂轉荒蕪為樂土，有司之所繫良重矣。自彩石渡當利，為和州，陰陵山在焉，即項羽迷道處。郊外數里有香泉，溫暖可浴。界首以北，有烏江。之雍家城，謁霸王祠。祠後墓甚高大，宛如一小山，意者古人之葬，皆高封其丘。漢以王禮葬，尤宜爾也。今人於墓頂建廟，廟後壘小堆為葬穴，失古人之意矣。界首以南為昭關，崎嶇險隘，雖白日徐行，尤覺高井，遂達廬陽。

廬陽之民樸茂少文，守禮義，重廉恥。地產紅米，豐歲一金可易四石。尤多藥物，江南、江右商賈咸集聚焉。廬人藉以充足，有以也。廬之屬皆鉅邑。而形勝則廬江有廬山，山甚崔巍，登巔望湖，有劍池、石匣，可以眺遠。巢縣有巢湖，湖中有山，山上寺觀皆可延覽，而半湯池亭為最。自巢間道趨全椒，詣龍城古剎，時夜月微明，叩門止宿。由石樑東下，河流屈曲，順流而行二百餘里，皆荒落村莊，非大道通衢。過李灣、茅塘，乃含山、全椒之正路。從棠邑、儀真、天長經伏波祠，為盱眙邑。所過高山深澗，流水潺潺，靈石齒齒，茂林修竹，不異江南風景。輿人謂難揭衣，殊苦於行，余方憑衡眺聽，不知道路之阻且長也。

盱眙縣治在山之麓，山涯即為黃河。渡河至泗州，登州北門，遙望祖陵，隱隱如彈丸之地，四面皆水。將渡泗水，大風陡作，波濤洶湧，舟不能前，乃棄舟從陸。時天寒甚，至洪澤驛，傾圮不可入，乃就民居火炊。向日晡，途多水澗，復捨輿就騎，昏黑馳五十里，投黃岡寺。寺在荒村，茅殿茅房，皆廢為牛羊皂，山僧數人，皆野樸不能為禮；山陽之屬也。

逾黃家集，抵淮安。環城皆水，旋繞而行，始入城。訪淮陰廟、漂母祠，乃遂登舟。時新秋風斂，雨後涼生，坐臥安舒，較馳驅輿馬，奔走炎鬱之中，又爽然自適矣。

○西遊紀

歲己未，自武林泛舟苕溪，遂從陸行。經廣德之白雲庵，由寧國、池州渡江為安慶，三渡水為潛山、太湖，而黃梅以西則楚地也，路多高山深溪。由蘄渡巴為黃陂，經古雲夢，而今之承天，則顯陵在焉。余恭謁而渡湘江。貽詩以弔屈原。

至荊州，走觀音岩觀瀑布泉，泉右雨後溪流奔騰如雷，一奇觀也。再渡涇溪，當陽，為玉泉寺。寺後一山，草木陰森，左右環拱，面溪流水潺潺，水外平布如案，境聚而佳，入寺便欲忘去。溯溪流而上，水出鬼谷洞，洞通巴江。

至夷陵而望，面皆高山。初上一山，即肩輿褙扶掖而行，所謂蛇倒退也。再上一山，尤壁峻，即鬼見愁也。又上一山，極危險，登山下視，諸山盡若平鋪，而白雲高低掩映，宇內奇觀也，是為鑽天鋪。又升降一山，山半開一洞天，洞外一峰突兀，盤旋攀躋，九折而過。紅崖兩渡溪流，又最上一山，土人呼為周坪坡。而歸州四里之城，在高山之上，臨大江之涯。居民半居水涯，謂之下河，四月水長，徙居崖上。江不闊而急流，渡江以南，沿江岸行，有屈原廟，原生於此地也。

巴東以西為東瀼，又西為西瀼，杜甫昔寄居於此。自此入巫山，始為蜀界，而夔州、雲陽則版木商販之所聚也。自巴陽峽乘小舟，沿江而抵萬縣。復從陸行，盤旋山谷中水田村舍之間，竹木蕭疏，間以青石，石砌平坦，路甚清幽，入蜀以來僅見。且山氣清涼，非復沿江上下風景。將至蟠龍，遙見飛泉數十道從空而下，山崖草樹翠青，而泉白真如垂練。且兩山高峙，流泉平平低下，不知所從來。及登白兔亭，入蟠龍洞，洞口垂乳亂雜，稍入便暗，列炬以進，內有石筍、龍牀，約半里許，漸不可入，唯聞水從中出，而淵深莫測也。

梁山、墊山以西，上一高山，名張衡曹，甚為危峻。自此皆上下山坡，至鎮山始為平地。渡巴江為重慶城，城臨江而倚出。歷壁山、永川、榮昌、內江、資縣，皆面江流。而資陽之覺林寺在四圍山色之中，可以南眺大江。寺後有水月閣，遍植桂樹，樹甚高大，時正芳香可愛。

自簡州詣龍泉，即蜀中會城。東門曰迎暉，橋曰濯錦。一里許，教場也。五里為靜居寺，寺左為宋潛溪墓。西門曰清遠，橋曰浣花。二里為萬福寺，一路溪流自郫、灌來。南門曰中和，橋曰萬里。正南二里，為昭烈祠，坊曰「同伸大義」，中祀昭烈，而孔明、關、張配之。稍西為杜甫草堂，有子美遺像，門繞浣花溪流。左為武侯祠，為青羊宮。宮甚宏麗，蜀府所建也。北門曰大安，橋曰駟門。一里為錦官驛，五里為玉局觀。城中為蜀王府，其富厚甲於諸王，以一省稅銀皆供蜀府，不輸天儲也。藩司在城西北，即昭烈建都舊址。所謂武丹山，今在司中。蜀城內外，平地僅四十里許，而四面皆高山。天色常陰翳，如清明和煦、風朗氣清之日絕少，至若白日杲杲、明月輝輝，歲不數日，而月尤罕見，故云「蜀犬吠月」。氣候較暖，初春梅花落、柳葉舒、杏花爛漫，如江南暮春時矣。地多二麥，春仲大麥黃、小麥穗，皆早於江南月餘。民俗樸陋鄙俚，雖元旦燈夕，寂然無鼓吹，燈火不異平時。惟婦女簪花滿頭，稍著鮮麗。丑媪出汲，赤腳泥塗，而頭上花不減也。

內江、富順之交，有鹽井曰自流、新開，原非人工所鑿，而水自流出，汲之可以煎鹽。流甚大，利頗饒，多為勢家所擅。有油井，井水如油，僅可燃燈，不堪食。有火井，土人用竹筒引火氣煎鹽，一井可供十餘鍋，筒不焦，而所通鹽水輟沸，此理之難解者。鹽井在在有之，油井隄為縣有三處，火井在潼川西，地名雲台，僅一處耳。

自激泛舟而東，沿江一路多魚。南溪大鯉，重至百斤，小者亦二三十斤。諸魚皆肥美可食，此會城所不及也。由江安、納溪以涉瀘，即武侯五月所渡。經黃巖、神山、為合江。合江以上，水猶澄清；以下，渾淖似黃河矣。既歷漢東、江津間，已為返棹，復抵重慶。

夫蜀中皆山也，江流在兩山夾罅中，陡峻處江狹迅駛，開衍處江闊稍緩。面面青山，西望不見路所從來，東去亦不知水所自出，蓋千回萬轉，始至三峽而下湘江也。時乘桃花水發，放舟千里間，良一快游。但舟制不佳，四櫓搖撼，板木皆動，舟中之人不能穩坐，況咿啞之聲聒耳，對面語不相聞，較他處舟航迥異。江流湍急，瞬息數十里，四顧山巒，不及凝眸瞻盼，倏忽已渺茫矣。

因詠太白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之句，乃實際語也。

自川以北曰新都、漢州，曰中江、潼川，自鹽亭渡嘉陵江曰保寧。城南有錦屏山，不甚高，上多僧寺道院，又有振衣、長嘯、翠微、景杜、攬勝方，則保寧綵綾貿易之所聚也。自柏林、龍潭逾梅嶺曰廣元，沿江而至沙河，再逾朝天、二郎嶺，皆設關，官軍防守。路甚險峻，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」，豈即云此？又逾七盤關，關亦險甚，自此離蜀境矣。

入關西界，即為漢中之寧羌。行經滴水崖、五丁峽，峽中淒淒生寒，五月如深秋，路雖崎嶇，然在山麓無險，茂林峭壁，怪石鳴泉，亦奇觀也。金牛、青陽路皆平坦，僅過小山。

至沔縣，有百丈坡。褒城喬木夾道，中多虎豹，所登山漸高險，所謂雞頭關也。關門三重，有軍把守，不減朝天、七盤。稍下即入連雲棧，自此歷青橋、馬道，凡九十里皆棧道，兩崖陡絕，中開一路。於山腰下瞰，江流鳴雷噴雪。路斷處皆空中懸木為路，所謂棧也。出馬道口，橋曰樊橋，傳為樊噲所造，即蕭何追韓信處，傳有碑紀其事。逾武關為安山，逾柴關為松林、三岔、廢丘。自柴關迤東，懸崖峭壁，急流飛湍，溪中石白如粉，殊快心目。然皆平地，雖沿溪間有木橋，而溪淺岸低，不為險也。

自三岔登鳳嶺，山勢甚高，逾上下凡五十里，即為鳳縣之土關。有清風閣、草涼樓，樓當高山之下，迥出林表，遙望畫棟朱甍，翠壁後襯，景亦佳麗。東河一路坦夷，間有棧閣，不甚險。將至寶雞，兩山相夾，名益門鎮，自此始出棧道矣。寶雞臨渭水，而城下流有蟠溪，驛曰陳倉，為漢時渡處，所謂陳倉口也。自岐山、成城間道渡河，曰汧陽。入渭東流，經隴州、鳳翔之間，見鸚鵡飛鳴蔽空，如江南鳥雀之多。過扶風，有伏波墓；武功，有楊妃墓；興平，有漢墓；而咸陽則周五陵在焉。

渡涇河為高陵，渡渭河為富平，而涇、渭之中為陝西會城，即古長安。中有秦府，匾曰「天下第一藩封」。每謁秦王，殿中公宴畢，必私宴於書堂，得縱觀台池魚鳥之盛。書堂後引渠投餌食之，爭食有聲。池後疊土壘石為山，約亭台十餘座。中設几席，陳圖史及珍奇玩好，爛然奪目。石砌遍插奇花異木。方春，海棠舒紅，梨花吐白，嫩蕊芳菲，老檜青翠。最者千條柏一本，千枝團欒叢鬱，尤為可愛。後園植牡丹數畝，紅紫粉白，國色相間，天香襲人。中畜孔雀數十，飛走呼鳴其間，投以黍食，咸自牡丹中飛起競逐，尤為佳麗。

都察院近城西北，院有樓七間，遙望終南。而西有二池，水接終南龍首，城中灌名曰定官石。石上釘釘不知其數，相傳星夜釘釘，能入即顯，否則不祥，亦甚奇異。氣候寒於東南，惟西風而雨，獨長安為有稻一種名線米，粒長而大，勝於江南諸稻，每歲入貢天儲。民俗質魯少文，而風氣剛勁，好鬥輕生，自昔然已。

南門有雁塔寺，塔高三十丈，唐高宗所建，中刻《聖教序》。七十里為蒼岩秀拔，嵯岬（⁺⁺）舊，喬松古柏之下，遍地皆芝，麋鹿數十為群，呦鳴寢處，蕭然自適，真仙境也。

西門琉璃台樹迤邐，花木繁茂，而渠水曲折，來自終南，由局入城，長流不竭。北門高阜，土人呼為阿武婆坑，謂武則天也。器用遺址，皆以是名之。

東門景龍池，即唐大內台基，礫甚猶存，前為花萼樓，又前為勤政樓，偏西為沈香台、梳妝樓，皆唐遺址。老檜婆娑，古柏虬藤，猶唐故物也。

自陝以西為醴泉，有唐昭陵，而乾州有乾陵焉。自永壽、邠州直走涇州，有王母宮在回山之上，至此而回。上有瑤池、玄圃，宮殿軒敞，中祀王母，貌像莊嚴，左廡周穆，右廡漢武，前後多高閣。渡白水為平涼，中有韓府，宗室之多，甲於諸藩，而藩司祿糧，往往不給。

自瓦亭至安國鎮，登崆峒。其山壁峙，山麓有傳道宮，即廣成子授道於黃帝處也。山中有二玄鶴，道士從山上呼之，間出飛繞山下。時余登山，二鶴飛鳴，旋繞於山麓者三，忽不見。然不時出，見之者少。自固原以北，即榆林、寧夏、甘肅三邊鎮矣。自陝以東，登灞橋而灞陵在目。

至臨潼，當驪山麓有溫泉焉。泉水清冽，石瑩光澤，地形如盤，為太真浴處。渭城以南，水自西流，經新豐、鴻門、門寶台，合於黃河。華州當二華山北，時清和景明，白雲飛繞山腰，山峰之下分為二三。初春，山下小雨，遙望山頭，堆白雪已滿峰岫已。五嶽惟華山最高，高處不勝寒，皆奇觀也。道傍多石，澗中流水潺潺，遍栽水稻，若蓮花舒紅，嫩柳拈黃，披拂綠水之上，宛若江南風景。

西嶽廟建於華陰，廟列巨碑古刻，多剝落不可辨，皆漢唐故物。祠後有移山潭，瑩潔可愛。時入華山，步雲台，觀玉泉院，登莎蘿坪。訪希夷岩，洞中有臥像。已而道士簫鼓導引，捧朱匣至前，啟視之，云希夷委蛻也。余令封記藏洞中，尋覓石槨葬之，以先賢遺蛻，不宜褻玩耳。

二華形若方巾，而山勢陡峻危險，路從峭壁鑿石為級，傍以鐵繩繫之，行人扶掖而上，僅可至山岩，不能陟其巔也。潼關高山陡峻當其南，黃河浩渺繞其北，一面東望，其勢如建瓴而下，自古形勝之區，無逾此者。

自華以北，渡渭水，投清涼寺。一望漠漠黃沙，無寸草人煙，僅有小村，皆回回種類。渡洛水，至同州，城郭甚整，民居寥寥。蒲城有唐憲、玄、睿、穆四宗陵，而亞夫墓在其北郊。同官皆高山大礪，而耀州之西郊為孟姜祠。三原二城，中間一水，水深土厚，民物豐盛，甲於一省。

離三原境，澗水潺潺，自北而東南，以達於洛，即為白水，古彭衙郡。自此走秦嶺，崎嶇難行，間捨輿乘騎，捨騎徒步。此雖一間道，然騎不得聘，虜不能越也。由白水登黃龍堡，堡在山巔，有蒼頡廟，廟後即蒼頡塚。塚傍古柏高大，隱天蔽日，合抱可三四人，目所罕見。

由澄城、朝邑逾大慶關，關中民居稠密，倍於縣邑，蓋秦晉商賈之所市也。渡黃河，即為山西之蒲州。州城甚整，民居極稠，富庶有禮，西北所絕無僅有者。俗尚多靡，中有山陰、襄垣二王，枝派繁衍，朱門邃宇不下二百家，皆競為奢華，士夫亦皆高大門廬，習為膏粱綺麗，漸染效法。時襄垣西軒者，年七十餘，精神倍常，座間手書畫、談文藝，亶亶忘倦，故人皆願交樂親。山陰號龍田者，較西軒稍約，亦出詩冊索題詠，因知交遊之廣，一時縉紳咸仰慕之。

州之西門有鐵人、鐵牛各四，乃故唐所遺。入首陽山，謁夷齊祠，後即其葬地，二塚南北相連。投北固寺，寺後高岡，西望黃河，東望五星湖，北望城坪隱隱，命僧人塔上笙歌，嗚嗚足聽。北有延祚寺，僧幾千人，行童能解歌彈，足供娛賞。古蒲坂即虞帝都，祠祀大舜於郊。

過解州不數里，入西禁門，出東禁門，中凡三十里，皆鹽池。池中所產為形鹽，以其成形；又曰解鹽，以地名也。不俟人工煎煮，惟夜遇西南風，即水面如冰湧，土人撈起池岸，盛以筐袋，驅驢驟載之，遠供數省之用，實天地自然之利。大舜撫弦歌《南風》之時，「可以阜財」，正指此也。

經潞村以北，為安邑、聞喜，為曲沃之侯馬，遂達平陽。平陽富庶甲於秦晉，以秦晉財貨多出於涂。自洪洞、霍州過冷泉關，為靈石、介休，為平遙、徐溝，始達太原。太原為山西會城，古三晉地。其城郭堅固，勝於神京，中有晉府，府中體統亞於秦，而富厚亦不及較蜀遠矣。晉地多產黍麥，其潔白勝於關中。天氣極寒，非重裘不能御冬。出郊外，北風猛烈，令人不能前。舉手攘臂，直令墮指裂膚。人情厚自緣飾，而中藏巨測，亦風氣之使然也。太原東北為代州，西北為保德州，西南即平陽之蒲州，東南則由榆次、壽陽而達平定州，今山西四境止此焉。